

聲聲聲聲聲



聲聲聲聲聲

××兄：

七十八期「回聲」欄，刊載出梁麗芳先生對拙譯「中國大陸的書」中幾處誤譯的指正，非常謝謝。

梁先生說得不錯，我根本沒有機會見到原著；做翻譯的人，最怕就是把中國人名的英譯還原了，我抱着「瞎子上墳——估堆」的心理去譯，譯好後心裏總是十五個吊桶打水，七上八下，果然譯錯了！「劉心武」（Liu Hsin-Wu）譯成「劉新吾」；「愛情的位置」（A Place for Love）譯成「戀愛的地方」，還錯得不太離譜。可是「The Class Teacher」我譯成「級任教師」，沒想到原文竟是「班主任」。不過梁先生沒有指正我譯的「盧新華」（Lu Hsin-hua），敢情被我矇對了？真樂。因為光 Lu 這個姓，也有駱、鹿、遼、路、祿、廬另外六種可能呵。

寫書評不容易，譯書評不但難，而且寂寞；但我想書評家總需要一些「範本」來參考參考吧；以前在「拾穗」譯「新書評介」，後來又在貴刊譯「西洋新書評介」和「書窗」，做是這麼做了，有沒有人看呢？心裏老是懷疑，梁先生的信是我所獲得的第一次反響，「褒貶是買主」，足證有讀者仔細看過了，而且

又解決了自己翻譯的問題，十分謝謝，十分高興！

祝

撰安

弟黃文範 上六八年中秋夜

主編先生：

名作家朱西寧先生爲襄助「鍾理和文學紀念館」之興建，曾在書評書目、民衆副刊、聯合副刊分撰專文鼓吹，以成就此一不朽盛事，令人無限欽敬！然，閱畢登載貴刊全文「脈流着純純的中國文化血統」之後，胸中頓感難受不已，不吐不快！

朱先生不曾詳知鍾理和之生平，不曾全覽鍾理和之遺著（見「脈」文第一段），而能撰寫紀念鍾理和之文章，吾人尚能體解。但在「脈」文中，朱先生顯露了他對目前臺灣鄉村實況之欠缺了解，且提出不盡真實之看法，使人詫異莫名。身爲農家子，實有必要就農村問題向朱先生請教。

其一：農業萎縮，米價偏低之爭論時見報章，但「脈」文仍堅持爲單純的市場供需失調所造成，故不能恨清仇那。「你是很早就一餐三碗飯減到了一碗，

需求量減掉三分之二，供過於求，米價焉得不低！」

（見書評書目第七八期三三頁）。此一說法並不完全合乎事實，朱先生避重就輕地，撇開政府一連串諸如米糧平準、外國雜糧傾銷……等令單純而缺乏組織力的農民無所適從且不盡切合實際的農政措施不談，徒以供需不調爲說辭，實難叫人心服。且吃飯人口逐年增加，所需米糧早已超過朱先生所說的，由於每個人飯量減低，而剩下來的「三分之一」了。

其二：朱先生以爲「農村流向都市者主要爲國中生，他們受到初中程度的教育便不再安於農村」（同上），又錯了，不止是國中生，臺北縣、高雄市人口暴增，相信包含各種年齡的農村人口吧？擠向都市只有一項理由，與教育無關——土地再也不是最可靠的衣食父母，爲求生存只有到異鄉的都市。時下一甲耕地的水稻播種收割便須支付以下固定的成本：①秧苗三〇〇〇元②插秧工資二五〇〇元③耕田工資三二〇〇元④農藥五〇〇〇元⑤肥料五〇〇〇元⑥田賦一〇〇〇元⑦水租三五〇〇元⑧收割工資五二〇〇元，⑨搬運及中工五〇〇〇元，合計每甲地水稻成本爲三、九五〇〇元，若以八成平均收穫量爲準，市價每千斤

六〇〇〇元共得四、八〇〇〇元，每甲地每半年才生息九〇〇〇元，若加上自己的人工，委實無利可圖，遑論仰事俯蓄？農村人口怎能不向外流？工商物質成本稍一變動，立即可以轉嫁到消費者，獨獨農牧產品無此便利，朱先生將人口外流城市歸諸世界性大勢所趨，未免有味於農村的實際情況。

其三：農機問題，目前臺灣農民所擁有的耕地，大都在一甲以下，且常是分散的。（以筆者家中為例，八分田地共分三區），因而，即使經過完善而公正的「土地重劃」，亦很難實行農場化之耕作。購置農機問題更非朱先生所說：「只是農民痛惜農作物，對於世界上最會浪費的國家所提供的美式農機尚不肯接受……」（同上）。如今農村已少見牛隻，倒是日本製的「久保田」或「三菱」隨處可見。這些農機往往是農民販賣耕牛，並且承擔本息未償，農機即報廢的風險購置。一部標價二三十萬元的水稻收割機，純是自己使用或代附近農友收割是不足以償清向農會借貸的本息。因此，有插秧機、耕耘機、收割機的農友只有攜帶機器，南來北往，忍受苦痛，遠赴外地有工廠而缺農工之地代耕、代插、代割，賺取微薄工資來增

多家庭收入。至於無能力購買機械的農民（即使向農會貸款，依照規定，仍需以農地地契為抵押，每半年逐次繳納本息。）便只有高價委託他人代耕、代管，自己到外地工廠謀生了。今日農村已大異往昔，豈是朱先生所說，那麼輕鬆的「猶豫觀望」，只是爲了「不忍讓農機糟蹋農作物」呢？

鄉土作家反映農村現實，容或在文學藝術領域上稱不得上上之品；但爲苦貧的農民代抒心聲，朱先生又何忍深責？若以爲鍾理和先生遭命運百般殘弄，生活何等艱苦，他尚能達觀知命，今日臺灣農村生活勝往昔不止百倍，尚有何不滿可言？此種論調，只能說朱先生對鍾理和生前的農村背景及今日農村實際狀況俱缺了解，希望朱先生往後提筆撰述有關鄉村文章時，能親赴鄉村探索實情，方不致偏頗才是。

敬祝

編安

讀者 蘇永利 敬上

主編先生：

看到上期黃克全先生「關於『賊』的二點意見」

一文，我一則以喜，一則以憂。喜的是「每月短篇小說評介」受到關懷和重視，憂的是上期貴刊剛以巨大篇幅登出「如何建立嚴肅的批評制度」，却同時在「書評方場」上登出了這篇在我看來「有欠嚴肅」的「批評」！思索許久，我認為有必要用比較嚴肅的態度，來對黃克全先生文中的幾點意見提出說明。

(一)黃先生認為東年的小說「既名之為『賊』，其重心應置於賊本人，即使從小說情節架構言亦如是。」黃先生這個意見，似乎認為「賊」是一篇單一觀點的小說，所以評介者也該採取單一觀點的「焦距」。但事實上「賊」從頭到尾是採用全知觀點的手法，強調的是在船上發生竊案後，所有人際關係的變動和每个人內心隱秘而微妙的心理反應。我特別把黃先生上述的意見求證於東年先生，東年不同意黃先生的意見，他含著的認為：「黃先生好像沒有讀懂『賊』這篇小說。」

(二)黃先生認為「嚴格地說，『賊』是東年的失手之作。」我想，凡是讀過「賊」和東年一些其他作品的人，都會同意「賊」不是東年最好的作品。但我希望讀者們別忘記：我在做的是「每月」的短篇小說評

介；有特定的時間範圍。「賊」雖不是東年的佳作，却是今年七月份發表的短篇小說中，我認為較值得向讀者推介的好作品。

(三)黃先生把東年的「賊」和芥川龍之介「三個窗子」中的第二個窗子相較，認為二者的「情節故事是如此的相似，『彷彿』東年抄襲了芥川似的……」我認為這幾句話太輕率了，對東年是一種侮辱！我個人才學疏陋，記得八、九年前「彷彿」看過「三個窗子」，可惜記性不好，情節全忘了。詢之東年，他則根本沒看過「三個窗子」。再就黃先生文中略述第二面窗子的故事梗概，我並看不出它和「賊」的故事情節有「十分相似」之處。就此而說東年「彷彿」有「抄襲」之嫌，真是讓我「觸目驚心」；很為黃先生惋惜；更為東年不平！

我十分贊同讀者或批評家對一篇小說有不同的詮釋角度。我在貴刊所評介的任何一篇作品，都歡迎讀者以嚴肅的態度提出不同的觀點來討論和溝通。我每月必須閱讀數十篇小說，再以客觀的考量和主觀的標準選定評介的作品。我所說的「客觀的考量」，包括「時間」在內，例如本期評介九月份發表的聯合報小

說獎作品，下期則要評介十月份發表的中國時報小說獎作品。至於「主觀的標準」，當然可能因主觀而產生偏差，如能看到不同的意見，適可彌補個人之不足。但是黃先生把「賊」和「三面窗子」並論，已經是比較文學的範疇，特別是又提出「彷彿抄襲」這類曖昧的字眼，更應仔細的檢列二者的故事情節，好好的作一番「嚴肅的比較」，以期使作者和評介者有較客觀的、重新審視的機會。只以一封短箋而寫出不能讓人口服心服但却傷害作者創作人格的話來，這樣的態度真正太讓人心寒了。我希望貴刊以後能更嚴肅的選登讀者來函，不要再有類似的「不幸發生」。

我所說的這些話，是十分誠懇而嚴肅的，但願它們沒有傷害到任何人。專此謹祝

編安

季 季 敬上

六十八年十月二十日

主編先生：

「公開的作家市場」出版後，似乎沒有激起太大的迴響（也許時間是最大的考驗），憑良心說，無論

是照明出版社或我自己，雖在出版之初便抱定「一定會暢銷的決心，然而幾許希冀總還是有的。誠如上期書評書目專題中隱地先生所言：『我認為成名感是每個作家創作的原動力。假如一本書的出版並沒有引起注意，沒有受到批評，作者是非常寂寞的。』對於後起的作家，這種感受尤其深刻。

很高興駱梵先生在「回聲」中對我那本書有反應——雖然駱先生只是對「書名」有意見。他認為「作家市場」的使用「有點怪」，就好像未曾聽說過有「屠夫市場」或「漁夫市場」的說法。駱先生認為用「作品（投稿）市場」較妥。當然，若從字面意義來討論這個書名，「作品市場」似乎比較合理，因為這個市場販賣的乃是「作品」而非「作家」。但是這乃是狹義的、實質的市場觀念，經濟學裏所討論的市場則是廣義的、抽象的，凡存有兩種相抗衡的力量之環境均可稱之為市場，因此「商品市場」是商品交易的場所，而「勞力市場」（Labor Market）所交易的乃是 Labor 所提供的「勞務」，而非 Labor 本身；「金融市場」也不是販賣「金融」之處，主要仍以提供金融方面的勞務為主。所以，「公開的作家市場

「指的正是作家投稿時所面臨的市場環境而言，自然不可能指販賣「作家」的市場，正如同「零售市場」或「批發市場」不是販賣「零售」及「批發」等商品一樣，已將名詞用作抽象的方面了，相信駱先生在聽到「人肉市場」時，該不會真以為是販賣「人肉」的市場吧！

駱先生的問題頗值得討論，的確我們在寫作時往往將太多事情視為當然，但駱先生如能稍微讀一下該書的內容，相信不會再認為「公開的作家市場」是不妥貼而有點怪的書名吧！

這本書所收集的文章中，有些筆鋒太利，不太饒人，是年青氣盛之作，但每篇的討論焦點均對譯文而不對人本身，希望讀者會了解。「公開的作家市場」一篇於六十七年七月廿一日發表於中副，文章登出後孫如陵先生曾寫信給我，邀我一談，他頗欣賞我對公開作家市場的看法，筆者雖自知這種想法不易達成，但不失為努力的方向，所以選為書名，與任何出版商或廣告均扯不上關係，只是個人粗淺的想法而已。願以此理想的達成與大家共勉。

林富雄 敬上

書評書目

音樂叢書五種

熱門之窗	陶曉清 著	50元
披頭的故事	范文 編譯	70元
搖滾樂	邱義人 合譯 田正人	50元
鄉村音樂	楊嘉 譯	70元
美國的民歌	陳以正 譯	65元

五書合購，只售一八八元

請利用 19274 本社郵撥號碼